

第一回 賀知府為朋友重義勾官

詩曰：

閱世休嗟事不平，須知相忤是相成。
塞翁馬定倉忙失，歧路羊難自在行。
樹直豈能辭曲蔓，林深安得絕啼鶯。
聖王教化雖詳盡，也只維持大體明。

從來君子小人，原分邪正為兩途，不能相舍。君子見小人齷齪，往往憎嫌；小人受君子鄙薄，每每妒忌。若是各立門戶，尚可苟全。倘不幸而會合一堂，則真假相形，善惡抵觸，便定要弄出無風生浪的大禍患來，弄得顛顛倒倒，直待天理表彰，方才明白。故人生在世，親友之間，不可不慎。

話說山東東昌府武城縣，有一個秀才，姓宋名石，表字古玉，為人豪爽多才，十六歲上就進了學，凡考皆居前列，聲名籍籍，以為功名唾手可得。父親叫做宋支獻，是個孝廉，曾做過太平府的推官，後罷官回家，因看上了一個秀才賀秉正，為人有古君子之風，遂將宋古玉的姐姐嫁了與他。不期一嫁遺去，這賀秉正就連科中了進士。宋文獻又因在家，看見了皮監生女兒生得有些福相，遂娶了與古玉為妻。夫妻果然相得。

這皮監生是個財主，見女婿宋古玉少年有些才名，又考得起，甚是歡喜，凡事百依百隨。這宋古玉與知己朋茂縱酒論文，皆是皮監生為之地主。不料皮監生死後，兒子皮象也納了一個民監，支持門戶。雖知姐夫宋古玉是個有名的秀才，也思量結交他，爭些體面。怎奈宋古玉是個豪爽之士，只以詩酒為緣，文章交結，一輩齷齪小人，哪裡看得上眼。故宋古玉與皮象，雖說是至親郎舅，卻氣味不相合。就是有何正事，不得到舅家一行，也只略見個意兒，就要脫身。若要留他吃酒，他便告辭去了，必不少留。故一日一日，兩下只管生疏了。

這姐夫賀秉正，雖因丈人死後，他又出仕遠方，不能與宋古玉相親，卻知宋古玉是個飽學多才之人，十分敬重，不論遠遠近近，必時常遣人存問。

這年，賀秉正在河南汝寧府做知府，府中有一個同年，姓裴名楫，在朝中做到吏部給事中，遇事敢言，大為當道所忌，也受了幾番折挫。雖賴聖明在上，不曾遭害，然每每憂思過度，染成一疾，十分沉重。心下著忙，遂急急告病辭官，還歸故里。因與賀秉正是同年好友，故往來親密。夫人荀氏，生了一子一女，子名裴鬆，表字青史；女名裴芝，表字紫仙。雖只一子一女，這裴鬆、裴芝，卻皆聰明異常。

裴給事病歸時，裴鬆才六歲，裴芝才五歲。夫妻二人，愛之如寶。初時，裴給事還望服藥調理，有個好日。不期病人膏肓，日甚一日，竟有不起之色。因請了賀秉正來，托孤道：「我讀書一場，幸與年兄同榜，官已做到都給事中，雖立朝之志未伸，也不為不幸了。但今抱此沉痾，多應不能久世。死固不悲，但念妻室子女幼小，恐其不能自立，又別無至親密族可以托孤。惟幸年兄恰治臨此土，弟死之後，孤寡無依，全要仰仗年兄，垂照一二。」

賀秉正道：「年兄立朝，憂憤過情，至於如此。今歸安養，行當自愈。設或有變，幸小弟正待罪於此，年兄之未完，即小弟之未完，定當晨昏護衛，決不令遺憂於門戶。」裴給事聽了，甚喜。因令荀夫人，並子女裴鬆、裴芝，俱出來拜謝於榻下。

自此之後，賀知府便時來問候。爭奈死生係於天命，過不得月餘，裴給事竟奄然長逝矣。荀夫人與子女並一家老幼，俱哭得天翻地覆，忙著人報知賀知府。賀知府聞報，急走來料理。此時，衣衾棺槨俱已齊備，一一遵禮開喪安葬，並不費裴夫人之心。裴夫人不勝感激，親自率裴鬆到府門前拜謝。

自此之後，裴夫人安心在家守孝，惟教子讀書，訓女針黹，已不啻茹荼之苦。誰知禍不單行，過不得一二年，忽朝中一個大奸臣，曾被裴給事參過，懷恨於心。今聞知他死了，遂買囑了河南兵備道，參他一本，說他囑咐公事，占人田土，許多不公不法之事。有旨著河南撫按查勘。撫按奉旨，遂發文書，到汝寧府來查勘。賀秉正看過文書，吃了一驚，知是有人中傷。遂回文撫按，盛稱：「裴楫自請告歸家，足跡不至公庭，有何囑托。死後所遺田土，妻孥不給，霸佔於誰。細詢鄉里，感德有人，並無不公不法之事。」撫按據此回奏，完了一案。

那大奸臣訪知是賀知府為同年出力，因移怒於他，遂與吏部說知，竟將他調簡到廣西。賀知府聞報，知道是為此緣故，了無愠色，忙將府印交上撫台，就出文書告病，不受廣西之職，因在西街上租了一所房子住下。

裴夫人聽見賀知府升壞了，起初還只道為著別事，已自著急。到後來有人傳說是迴護她家起的禍根，一發過意不去。因又帶了兒子裴鬆，親自到賀知府宅子裡來，拜謝道：「孤兒寡婦，蒙大人垂眄，已感洪恩不盡，怎為申先夫之冤，轉將大人遠遺惡地，卻教愚母子驚惶無措。」

賀秉正道：「抑邪崇正，自是我為官當然之事，原非為令先給事同年分上徇私。莫說遷官，便貶謫何妨。我已安之，老年嫂慎勿介意。」

裴夫人道：「大人公心正氣，雖天植性生，不獨為賤妾母子加勳，然賤妾母子由此獲安，轉致大人受遠道跋涉之苦，於心何忍。」

賀知府笑道：「年嫂不消過慮。年嫂慮我遠道跋涉，莫非疑我賀秉正忘了先給事之托，竟去做官嗎？莫說左遷，我已辭了撫台，不願去做；就是高升美任，我既受了先給事之托，也無捨此而就之理。故僑寓於此，連故鄉之事，已寫信與小兒，叫他掌管，也不思回去。」

裴夫人聽見賀知府說到義俠之處，不勝感激，因領了兒子，同哭拜於地道：「大人怎為朋友直至如此，真不啻天高地厚矣。」拜完，就辭了回來。自此之後，彼此相安於無事。

倏忽之間，又過了許久。此時，兒子裴鬆已是十歲，女兒裴芝已是九歲。裴夫人恐怕無人教訓，

量道：「小犬裴鬆，已漸漸大了。雖自家兄妹，朝夕誦讀，但恐沒有明師指點，習成偏私，不入時彀，誤了終身。敢求大人選擇一位明師，朝夕訓誨，庶使書香一脈，不至斷絕，不識大人以為然否？」

賀秉正聽了，因連連點頭道：「此大有理。令郎已是十歲，再遲不得了。但有一說；一向因我在此做官，此地先生結交甚少，實實不知誰為飽學。今細細想來，惟有山東妻弟宋古玉，無書不讀，下筆如神，是個科甲中材料。若請得他來，啟迪年姪，則包管年姪一朝上進。」

裴夫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若得大人尊舅肯來設帳，則小兒之幸也。萬望大人即差人一行，所用盤費贄禮，即當送上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這不打緊，我就差人去接。」

遂別了來家，與夫人說知，道：「今日裴夫人托我請一個好先生，教他兒子。這汝寧府中的秀才，我知誰人堪做明師，倘薦錯了，豈不誤他教子之事。因想你兄弟宋古玉，飽學多才，又閒在家裡，著人去請將來教裴公子。在裴公子，得了明師，在你兄弟，得些束脩，也可少佐薪水，豈非兩利之道。」

宋夫人聽了，甚是歡喜，道：「我也一向紀念他，不得相見。接到此教書，時時相見，亦是快事。倘或他慮家中無人照管，何不連弟媳婦一同接來同住，更覺快暢。」

賀秉正聽了，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遂寫了一封懇切書信，並幾件禮物，差一個穩當家人，叫他去請，且按下不題。正是：

延師是公事，會面則私情。

私與公兼盡，自應快意行。

卻說宋古玉在家中，閉戶讀書，雖是他的本來面目，然才高曠遠，縱酒論文，結交文人韻士，亦所不免。

一日因讀書倦了，又見春光明媚，便坐不住，要出門去尋花問柳，兼覓酒吃。不料這日事不湊巧，凡尋的朋友，偏俱不在家。他獨自一個，走來走去，甚覺沒興。無意中，忽走到皮丈人家門首。因怕見舅子，便低著頭，要走了過去。不期舅子皮象正備了一席盛酒，要請監裡先生，求他在考案上掛個名字。不料監裡先生只要銀子，回了不來吃酒。皮象正然懊惱虛費了，忽看見宋古玉獨自一個走了過去，便想一想，要將這一段情賣在他身上。因趕上前，攔住叫道：「好姐夫，哪裡去來？怎就瞞門過，不值得進來看看小弟？」

宋古玉雖平素憎嫌舅子，今見他歡顏相待，怎好不睬，只得也和和氣氣，實說道：「偶讀書倦了，又見春色撩人，故信步出來，要尋兩個好朋友那裡去看花吃酒。不期事不湊巧，李先民、王文度諸兄，俱已有事出門，一時尋他不著，故掃興而回。」

皮象道：「好姐夫，既高興要尋朋友看花吃酒，難道小弟是監生，不是秀才，就算不得朋友，難道小弟家就無花可看，難道小弟家就無酒可吃？竟過門不入，便該先罰一壺才好。」一面說，就一面邀他回去。宋古玉是個豪爽之人，見舅子說話湊趣，便忘其所以，竟欣然同他走回。

剛走進門，只見王文度家一個家人趕來，說道：「我家相公回來了，聽見宋相公尋他不遇，甚是著急，故叫小的趕來，請宋相公回去，要邀眾相公去做豔陽天詩哩。」

此時，宋古玉已進了皮象的大門，先又被皮象譏誚了幾句，今見王家來請，哪裡就好撤回身走。因立住腳說道：「這卻怎好？」

皮象忙阻攔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姐夫不要躊躇！他那裡，雁與羊既出得題，我這裡，雞鵝肉就做不得詩嗎？」

宋古玉聽了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尊舅盛情，固不可卻，但王文度一團高興，著人來趕，也難拂他。卻將奈何。」皮象道：「這不打緊。他興致高，何不並邀他來，大家快飲一番，便人情兩盡了。」宋古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個說得有理。」因對王家家人說道：「你快回去對相公說，我被皮相公留住不放。你相公既有興尋我做詩，今日天氣晴暖的好，可到這裡來相會吧。」

王家家人聽知，就忙忙要去。宋古玉又叫住說道：「相公來時，便路邀得李相公與范相公，眾人同來更妙。」王家家人答應去了，皮象方才邀了宋古玉，同走了入去。

原來宋古玉丈人在日，甚是愛他，時常留他在此，同社友論文吃酒。近因丈人死了，舅子雅俗不同調，故來得稀疏。今見皮象忽慇懃留他，只認做一團好意，便歡然如舊，竟走入廳旁花園裡坐下。這園中雖無名花異卉，當此春光明媚之時，卻也桃紅柳綠，殊覺可人。皮象此舉，也只因酒是便的，要與姐夫熱鬧一番，或者監中有什考事用得他著，原無心去邀眾人。又諒眾人素不相識，也未必便來，略坐不多時，竟擺上酒來。宋古玉因奔走了半日，腹中正有些飢渴，見擺上酒來，便不叫等人，竟欣然大飲大嚼。吃了半晌，微微有些酒意，看見亭子外春光爛熳，因想起「豔陽天」這個題目，倒有些趣味。因向皮象討了筆硯箋紙出來，竟凝思注想，細細的題了一首七言律詩，自吟自賞。

正吟賞間，忽報王、李眾相公來了。宋古玉將詩折了，壓在硯台下面。皮象見眾人來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起身迎了入來。數一數，就有五個，心下甚是不快。既然來了，只得相見，就安座送酒。眾人知他是宋古玉的舅子，便看得此酒就是宋古玉的一般，竟不遜讓，坐下便吃。吃著酒，這個說：「這等好天氣，若不吃酒便是虛度。」那個就說：「如此風光，吃酒若不盡醉，便非達人。」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川流不息，甚是有興。直吃得杯盤狼藉，醺然陶然，王文度方立起身來說道：「不吃了，叫人收去罷，我們還有正事哩。」

皮象得不得的一聲，便不再問，竟叫人撤去。撤完了，大家又吃了一回茶，王文度方對宋古玉說道：「我想春天風景，詩人無不做到，獨『豔陽天』三字，從無人拈出。此題純是虛景，沒處形容，卻又非極力形容不能得其妙境。小弟欲以此請教諸兄，不識諸兄以為何如？諸兄若有高柯捷足，先得其鹿，立於文壇之上者，明日之東，便是小弟做主。」

眾人聽了，盡沉吟說道：「此題果屬虛景，難於描寫。兄雖情願做主，只怕小弟輩到難做客。」李先民因說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場中既有了題目，難道就沒個舉子？快取筆硯來，待大家搜索枯腸。」

宋古玉因笑說道：「小弟因候諸兄不至，先酌了數杯。因愛此題，又虛又實，已做了一首在此，不識能邀諸兄之賞否？」眾人聽見宋古玉說詩已做成了，盡皆驚喜，忙爭來討看。只因這一看，有分教：

詩驚人而加敬，酒不繼以成仇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